

人生的“小满”

□许晨



“田家少闲月，五月人倍忙。夜来南风起，小麦覆陇黄。”

时光真快，在美丽的海滨城市生活的人们，一早一晚还感觉到阵阵凉意呢，屈指一算，大千世界已经迎来了农历“小满”，公历则进入五月初夏了。不由得，我心中涌来了唐代大诗人白居易《观刈麦》中的诗句。

是啊，每年的四五间，正是春夏之交时节，“夜来南风起，小麦覆陇黄”，丰收在望，人心自然十分舒畅、惬意且透露着一种欣慰的满足。

小满是二十四节气之一，每年5月下旬某天(农历4月中旬左右)，太阳到达黄经60°时开始。《月令七十二候集解》：“四月中，小满者，物至于此小得盈满。”这

时我国北方的小麦粒逐渐充实，早稻开始结穗，而南方则进入夏收夏种季节。小满——其含义是夏熟作物的籽粒开始灌浆饱满，但尚未完全成熟，只是小满。农家，从庄稼的小满里憧憬着收获的喜悦。

今年小满前夕，我恰在浙江温州一带参观采风，蓦然接到菏泽文友张芳华的微信。他的新作散文集《仰望与飞翔》研讨会在5月15日召开，盛情邀请我参加。可惜我暂时无法抽身，便考虑写一封贺信遥致祝贺。

如果望文生义，或许会从“芳华”名字上觉得是位风华正茂的女士，实际上这是一位出生在鲁西南农村、已经到了“爷爷”辈的老同志。张芳华自幼家贫，酷爱读书学习，参加工作后当了多年的纪检干部，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前提下，始终保持着对文学和生活的热爱，辛勤笔耕，写下了诸多散文随笔，

给人以满满的正能量，赢得了读者的喜爱。

在此，我要多说几句有关“正能量”的话题，这本来是一个物理术语，引申到社会生活中来，形容光明正大，向上向善，已经成为人们约定俗成的美言善语。张芳华的作品就有这样的情感和力量。尤其是在他退休进入老年之后，不仅没有像某些人那样无所事事、暮气沉沉，而是更加投入地阅读与思考，观察人生世界，接连出版了《心灵的放歌》《情怀依依》等散文集。如今又在这样一个温暖的季节里，写出了第三部《仰望与飞翔》，使人感受到一位花甲之元老作家的火热心灵。

思考再三，我为他写下了这样的贺词：

“五月，正是麦田飘香丰收在望的时节，我们高兴地看到张芳华先生的新作《仰望与飞翔》问世，并隆重举行作品研讨会。犹如历经冬雪春风，迎来了丰硕的

果实一样，可喜可贺！多年来，张芳华先生热爱生活，追求美好，虽退休有年，却笔耕不辍，以饱满的感情和清新的文笔写下一篇篇美文作品，抒发了浓郁的亲情、乡情、家国情怀，既丰富了自己的退休生活，也使年轻一代受到教育启迪，值得大家学习！”

正如眼下的时令一样——田间小麦在秋霜里播种，到雪被下酝酿，再到贵如油的春雨中返青拔节，一步步奔波到籽粒“小满”的季节。来自农家的张芳华，从坎坷的年代里走来，学历不高，也不是文学科班出身，通过勤学苦练，默默努力，终于在文学之路上取得了不错

的成就，当选为菏泽市作家协会副主席。

这给我们大家一个有益的启示：一个人不管经历如何、基础怎样、年龄多大，只要认准方向辛勤耕耘，就一定能有可喜的收获，得到自己人生的“小满”！

是的，在不同的奋斗征程上，我认为追求“小满”即可。

当然这不是“小富即安”的不思进取，而是要明白“谦虚使人进步，骄傲使人落后”的道理。就像二十四节气里有“小暑大暑”和“小寒大寒”，却只有“小满”没有“大满”一样，提醒人们永不满足，始终保持谦逊向上的胸怀与劲头……



我自信满满

□袁磊

我自信满满
我的眼睛是好的
他不停寻找拍摄世间美好制作底片
他能透过美丽外衣了解丑陋与卑鄙
他鄙夷并快速逃离
他怕丢失抓住美好的时机

我自信满满
我的耳朵是好的
他醉心于收集林间鸟鸣、田野蛙声、溪流轻歌、大海潮涌
他不屑听是非非蜚短流长
他有屏蔽外来杂音的功能
他由此把最动听的声音贯穿于心中

我自信满满
我的头脑是好的
他给予眼睛耳朵无上的支持
理解他们的苦痛
分担他们的难处
和他们同心协力来描绘人间胜景
他们相拥在一起大喊
不枉此生 不枉此生



黄福斌 作

微尘与梦想

□王秀梅

那年那月
aniannayue

从背上妈妈手缝的书包走进校门的第一天，我这个在家乡的田野里整天疯跑的乡下小丫头，就打心里喜欢上了学校的新生活。我尤其喜欢那一个个方块字，惊讶于那一个个方块字组合在一起所产生的奇妙效果。

第一次感知文字的奇妙，是在一次作文讲评课。

我们就读的村小学，在村中央的池塘边上。两排红色的瓦房是教室。我们三年级的教室，位于第一排教室的最西侧。教室后窗旁，立着一棵笔直高大的梧桐树。紫色的梧桐花盛开的时候，教室的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清雅的香气。我很喜欢这种香气，一阵风吹来，总忍不住吸溜几下鼻子。

三年级的上学期，我们开始第一次写作文。这作文不过是稍长的一段话罢了，不足三百字。至于作文题目，我早已记不清了。

我们的班主任姓王，中等个头，当时也就三十出头的样子。王老师圆眼圆脸，经常笑

意盈盈的，我和同学们都不惧他，觉得他比经常大嗓门“吼”着说话的母亲还要亲近些；王老师络腮胡子，腮帮子常常刮得铁青，这强化了他的男子汉特征。王老师的妻子和孩子都在县城，他调入我们村里的小学教书，周六下课后骑自行车回家，平时就住在学校里。

王老师是班主任，也是我们的语文老师。就在王老师讲授的第一次作文课上，我接受了最早的文学启蒙，明白了形象性思维在写作中的重要作用。

“当，当，当”，晁校长摇动垂下来的长绳，清脆洪亮的钟声，在学校的上空悠扬地响起，给校园的喧闹画上了休止符。王老师踩着铃声，夹着一摞作文本走上讲台，让我和另一个班干部把作文本分发给同学们。分发完作文本，我回到自己的座位上——我们的课桌是两个砖垛上架一张木板拼成的，座位是同学们从各自家里带来的小板凳。打开作文本时，只见一大片稚嫩的铅笔字

中，多出了一行红色的钢笔字，是王老师用红色蘸水笔作的批改。我的作文中有这样一句话：“我们的生活越过越好”，王老师在句子中间打了一个折线，在旁边添加了这样一行字：“好像芝麻开花节节高”。

“我们的生活，好像芝麻开花节节高——越过越好。”我在心里默默地念着，觉得眼前这每一个红色的钢笔字，都是世上最鲜艳最美丽的花朵。

对生活在华北平原的农村孩子来说，芝麻是一种十分常见的农作物。看着红色的钢笔字，平整的农田里一垄垄芝麻次第开花的样子，鲜活地在我的脑海中呈现出来。对于芝麻，先前我能联想到的只有香油——我知道芝麻是可以磨成很香的香油的。如今，“芝麻开花节节高”和“生活越过越好”牵上了手，就好像两个漂亮神气的小女孩，肩并肩站在一起，比谁更苗条更好看。周围的世界瞬间明亮，生动起来。

我心中的感受，就这样被特别合适、特别形象、特别恰当

地表达了出来。文字组合产生的魔力如此神奇，就这样征服了一个小女孩的心。我至今还能忆起反复玩味的沉醉与兴奋。

就在那一刻，我喜欢上了作文，喜欢上了文字的组合。这份喜欢，一直伴我从小学走到中学、大学。

因为这份喜欢，每次的作文课，对于我来说是一种隐藏心底的小小渴盼和兴奋。

平生第一堂作文课，我的内心被文学的魔力征服，希望长大以后，可以在文字的世界里，栽种自己的人生梦想。

哲人说，宇宙间的一粒微尘，倘若有了梦想，就有可能被点亮成星，成为熠熠生辉的存在。

梦想的神奇，即在于它具有唤醒内在自我的强大力量，可以照亮我们的人生，让我们在尘世的旅途中获得前进的方向和目标。

有了梦想的微尘，虽然还保留着微尘的模样，但它的内心已脱离蒙昧与混沌，微尘，终不再是微尘。

